

圖書編



天下各鎮各邊總叙

大生者天地之德好生者帝王之心觀春夏時萬物區
 萌孕育長養條達生意云芸淘可親也及霜雪沍凍物
 各歸根復命于秋多謂非化工之生生不息哉知天地
 則知帝王矣是故自晉王本其好生之心視萬國一
 體四海一家浩浩乎統中夏外夷未嘗偏袒包涵之無外
 也然於中國黎庶閭田里立學校正德厚生如保赤子
 其仁愛之也至矣迺於各鎮各邊則必宿重兵固垣堡
 以峻內外出入之防以嚴控馭征伐之法豈驅逐外視
 之哉凡臣服貢貢莫不禮遇優容寇則撻伐之不棄順
 則防禦之必周使彼畏威懷惠正所以一視同仁各安
 其所也是不特北轅南使山岡喘聚各立總府都司以
 為之鎮壓或中原稍有險隘可虞即設衛所以潛制其
 不軌之謀聲靈赫濯孰非鼓天地肅殺之義以成并履
 息之仁哉當事者若徒以夷狄寇盜視之或喜功生事
 黷武開邊蓋亦不知朝廷建置之初意云

天下各鎮各邊總圖



天下各鎮各邊總說

春秋謹華夷之辨正以大一統也故談哈字國傳內順治而外威嚴聖帝明王率由此道我 高皇帝驅逐胡元統一寰宇經邦畫野設官分職居中制外小大相維塞青聚星拱北辰哉即於近東宣府大同延綏建立西鎮後於薊州甘肅寧夏分布三鎮 刻聖相承又以山西巡撫統三關陝西巡撫統固原其爲九邊然又合薊遼合宜大合寧固肅爲三大總督沿邊屯聚兵馬脩築牆堡設立烽墩所以防北虜者亦何備哉他如雲南兩廣南鎮隕陽各設督府兩直隸十二省各設都司萬

圖書編

卷四十三

全東昌等處各設行都司或於各郡邑險隘所在各設衛所并設兵備以統轄之聖君因其地方要害輕重故屯兵多寡以扼其吭而撫其背耳若夫沿海自瓊州以達遼東又各設衛所以扼其驚蟬所以備南倭也近於浙直亦建督府以總海防惟淮揚總督專司河漕而旅集運軍數萬亦以豫爲瞻清江淮之防焉此其建置扼險懷要棋布星列如臂指相使枝幹相承可謂極周密矣然自大寧失而薊州宜大不相聯自河套失而大同榆林不相聯如此而漢爲萬全之謀也得乎哉至自薊以達遼惟恃山海關一線以相通自貴州以達滇特

驛以相達設萬一中途衛阻則遼東雲南莫得而跋扈之矣然相持險要聯屬川貴雲南跨衆山以爲一線可以貫遼萬一咽喉梗塞亦可由遼海以達燕此凡人之憂或有不可忽者噫各邊鎮宿兵數萬歲給芻粟數百萬而中外財力亦既殫竭矣當無警時倣趨充國興此方水利屯田以足兵食不待其人以行之哉

九邊圖叙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遼陽土谷雲中朔代以致上郡北地靈武皇嗣河

圖書編

卷四十三

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陸拾萬據大險以制諸侯全盛極矣神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延統驛偏頭三關陝西鎮延統驛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縣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于偏頭縣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于薊州縣屬遼東鎮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失而薊州宜大不相聯自河套失而大同榆林不相聯如此而漢爲萬全之謀也得乎哉至自薊以達遼惟恃山海關一線以相通自貴州以達滇特

而宣府遼寧等處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其守矣
得之者固已遠矣關通西還有河套之虞因循不
有司又下言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
於是折衝以衛

京師防遼寧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
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守官勒加巡
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繼
進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夫鎮城本為要衝
有統屬而該令凡各堡精壯士平益聚鎮城各日調操
以習攻學實乃自為備禦之計遂敗各堡地方徒以老
弱兵勇首守之勇寇縱將帥假援伏以為奸畢集于鎮
城無復能為耕牧者矣

圖書編

卷四十三

五

五

成矣又每段按伏為難四兵門出以致各堡不得備禦
而堡中若弱反受供信累擾之苦軍士乏正支之糧而
將帥等官反以攻守無策而偷墮相襲文法太密而巧
避益多斥候不立而事故未倡力賞不明而激勵每喪

方今沿邊之守有營有堡有墩有臺有巡檢有按伏有
捕聚或將領以恩其權分遊擊以捕調殺重總以司機
宜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掠之未息是恩惠此司機
何也兵法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
斥候練士卒捷地形利器器械信實罪罰賄賂先自
自為不可勝也也是形人而後戰無可勝之兵矣
將領安焉而巡警無方情貌實門而後病無不愈不
可得之等而勤于司當詞訟若有司然不傳之兵
之七自生之氣無外之心偷惰結納自衛且不通所
之使戎戢戢五路備禦各分所守平竟無有
無事可以行行勾奴夫大營堡首烽火之警
之戶無有巡邏嚴密探本以防範也則不守者生
之也則守之而守之則必者不守者生

守望一或不為之連屬附近地方策應之如湖廣之
永靖廣西之狼兵益之不復徵調民足相成兵不毒民
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則邊鄙晏然矣
以上論按伏乃今日之弊耳又聞兵無定形古人云
五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扶故擇要守之地選良
將統精兵數萬就令敵合掠聚者不過數千我常
以數萬逐數千其聲不為不是但令邊鄙多不知兵
所為俱被賊誘而覆之故將不得人不可調操也
又聞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氏之虛實必近嚴防我
不往應但分兵按伏於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溝下

圖書編

卷四十三

六

六

隱乍見使賊見我堡屯處處有兵而不愛
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天
伏兵屯斬彼敢深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即發兵
擡營往救賊返得以談伏誘我縱我不為所誘彼當
以精卒數千絆我於外即堡寨之內盡為蹂躪矣若
使我兵不受其絆於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故將不
得人亦不可以言按伏矣

又聞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十
墩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缸賊近則飲
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止留善走者一人舉煙放砲而

圖書編

卷四十三

七

又潛來共墩而處賊若攻墩不分有軍無軍墩分俱

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勞而卒無所攻而

有人之墩則輒破木石擊傷而墮相繼來者見我各

墩煙火齊舉即莫測孰為有守而自畏矣所謂以靜

制動以逸待勞常形人不形於人者此類是也然此

法須先遠探候賊往之處我乃提兵間道而往復於

要害誘而取之乃為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

一槩鳴鼓遽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

得人凡調操按伏反為邊防弊政故不得不扁革者

況帝王之道以全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

九邊總督分地駐兵

表虜世為中國患北虜尤甚自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延
綏寧夏甘肅皆文武大臣鎮守提督又由西鎮延綏
頭三關陝西鎮巡控固原共為九邊而總督之設則
撫以下皆稟受節度東路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陝西
綏寧夏甘肅一員蓋黃河自金城出中國經我地東行
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曲延綏東界府谷神木
之間故西路有警則宣大遊兵駐河東濱東路有警則
延寧遊兵駐河西濱戎入套則西路之警出套則東路
之警西路治固原在延慶涼洮中東路往來于宣大近

圖書編

卷四十三

八

九邊要害

京後

國初以遼東大寧宣大寧肅為六鎮其後更置薊州榆林

固原而九邊聯絡建師屯兵賊守特重觀之地勢可察

也已足故明於天地之故而後防禦之策可得而施也

夫遼陽城衛勢成藩蔽三岔河南北舊城在焉薊州外

遼大寧鎮立而山海關羽翼三衛在焉自舊城三衛棄

去宜嗣隔涉從此多事矣頗即落累肆侵陸漸不可長

雖然舊地之復未易議也若青花鎮推

遼瀋湖河川密邇邊關非召兵墾田積石見衛難以守矣

官府漢之上谷土木之變獨石不支而此地至重形勢
既殊經畫宜備若補長峪城以鎮邊城之募軍修浮圖
略以嚴插箭嶺之防守不可已也大同古雲中之地出
原平衍大寇屢至今五堡既經脩築高山聚落亦增成
加舊矣若及其時申久廢之法補失額之遺葺搶兌之
馬則偏頭寧武馬門三關平定平遠長勝諸寨與秦長
峪之脩築固可得而議也延綏襟帶千里當一面之險
自徒鎮榆林內地久安後虜掠河套邊境肅嚴軍用告
窘議者謂青山隘口爲虜患必由之地若屯置軍容脩
築邊城而綏德近境沿河郡縣皆徵募糧本色水陸並

圖書編

卷四十三

九

運榆林可長無事矣寧夏古之朔方花馬池一帶舊爲
虜衝近因前後大臣建議戶曹設官撫臣駐兵亦既得
地利矣若賀蘭山諸口盡建墩堡鐵柱泉近地設兵兼
守不惟得扼吭先制之策且榆林應援相及亦當山蛇
勢也耳肅漢之河西四郡孤懸幾貳千里經制長策自
古已難哈密藩離陷於土魯番久矣恢復之議自

先朝大臣馬文升許進討平之後又經彭澤經略王瓖撫
綏竟不能復益在彼則喪亡殆盡而在我則勞費無算
此當在所緩也明矣其議復本色以給邊塞之儲則寧
夏之策是也增脩嘉峪關以爲內外之防則輔臣之策

是也固原古開城之地一月水師入掠遂爲要衝謀以
三衛而守之重臣屹然爲巨鎮矣然山後之虜蹂躪
膚則關靖安會之間便爲視瞻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
經戰說者謂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成之兵則固原未
可息肩也真知言哉夫天地之形勝略備於此矣然必
明於防禦之策而後天地之勢可得而用也

夫虜如飛禽走獸其寇也難難逆料而其至也必有定
形西寇陝西必由花馬池以入臨鞏東寇三晉宣大必
由平虜朔州以入三關出套則侵宣大之境入套則犯
延寧之地邊界謀士未得高枕豈可任其去來而不求

圖書編

卷四十三

其故哉

九邊通論

或有問於論者曰今天下之患何居論曰北虜最可憂
餘無患焉曰何以爲可憂也曰虜莫強於達金元莫弱
於我

朝而始盛於今日是以知之蓋自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遼沙漠者無幾
成祖文皇帝又復北伐之威三十五年庭于是窮荒餘魄僅
存嗟息是以九邊戍卒所湏不過肆十萬視宋人備西
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蓋悟從矣故曰虜莫弱於我

則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邊疆漸近，開平與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先火師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卽爲萬全。視彼嚮慕敢誰何，勇氣日驕，我氣日奪。終無堂堂一戰者，其害騎出沒難防，有俘斬亦已甚難。蓋聚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驍肉掠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審，則懊悔無已。是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驕而吉慶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蓋

以中國疆域遼遠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敵之鎮，豈能外享供愧之援，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曰：今之邊備，何如？曰：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錫糧置之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可憂者，曰孰能興之？曰：我

聖天子能興之，何以能興？曰：

聖天子注意所在，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不敢欺玩，是以能興。何以興之？曰：重就撫，督臣此第一議。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蓋邊方之撫，責任

三重，不同腹衷，必有變通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爲。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則視爲常階，不恰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用所知以薦。

嗣用遇有員缺，卽有於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庶畧論收同真才効用，是爲慎選撫之選。夫軍人久蒞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卽望遷官，焉得其固志無固志焉？得有遠圖無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焉？則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正坐此弊。若自今限年

爲創非兩考者，不選六年之內，利害切身，規避無由，雖欲不極力以爲之，不可得已。是爲久巡撫之任，選甚矣。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手，是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者爲令。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卽取掌篆，其欠機慎事卽從

敗軍之法如 先朝制縱得未賊不廢棄獨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希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煩

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二曰求實用三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玩大將才所須本將戰陣况於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為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為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摘章撫按以是為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

國神武之威鉅英雄感慨之氣為害非淺况鬻刀解牛其適用急湏洗此頽風濯其本業作之新之如式怒時

圖書編

卷四十二

十三

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庶得助弛之士克廣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闔閭之內就使倖得掛名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騷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閒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號果夫然則既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負苟同將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入為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

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百戶不與將不與隨人心阻遏賢路矣使得程工積事以次而升既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選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為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敵官馬襲殺老少而云入寇斬獲或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

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或有客盜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實詞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為敗元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

圖書編

卷四十二

十四

不敢隱則邊事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鳴呼百步之矢激於寸括千金之運轉在隻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為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八箇因循遂至於此若非

聖主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相必當必罰一洗積習之

弊則雖言官謬誤

朝議諍諍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為又復延蔓矣如九邊何哉如九邊何哉語云根本在

朝廷此知要之言也敬附于後聊以見臣子期望之心焉耳

九邊事宜具載靈寶許司馬圖論長沙魏賦方圖考雖
固有詳略同異其憂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易
體置之法今繼繩大綱矣然此猶二十年前事宜後
虜日熾日繁我邊微窳折宜大堡寨殘壞無餘邊關其
荒困諸轉甚瀕陽以走集喇敵諸微以入衛鉅關延緩
精銳全非故吾甘原藩籬大破泰微文武之界校署置
校曩者益又異矣其可憂蓋諸徒弗常焉已至論所以
救藥則在重巡撫將臣而重巡撫之道四一曰擇其選
二曰久其任三日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重選之道
亦四一曰求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敗

圖書編 卷四十三 十五

玩而其極根要論則曰根本在

朝廷此其言若近而遠似迂而要全於愚忠疏草亦既詳
言之矣傳曰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則猶或可及也
否則病且膏肓矣其嚴乎其嚴乎

統論九邊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
者常相為重不可偏也我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
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
綏日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者也每邊及設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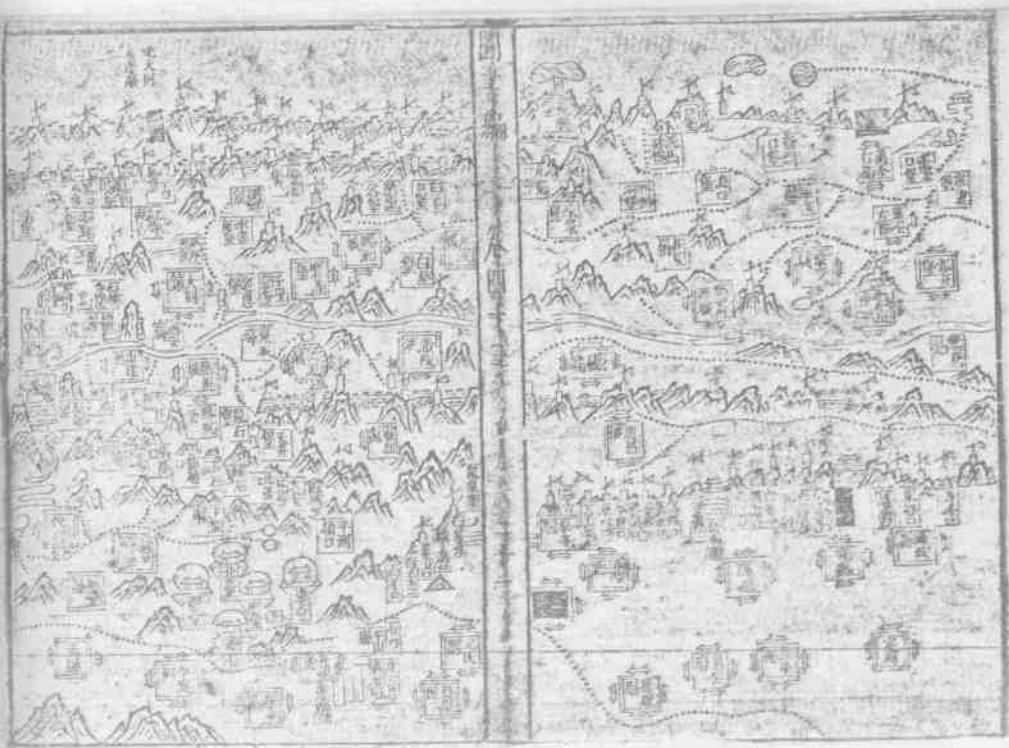
經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縣以總督
事則盡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
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
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
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僅
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任牧鎮遠缺防而
朔方之形勢虧矣略密折全魯番而河西之孤處益甚
矣大抵形勝日維虜患日近猶撤藩籬而退守門庭居
室者其能晏然高枕手又調入衛之兵以為常則武更
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說羅兵之卒以為固則力分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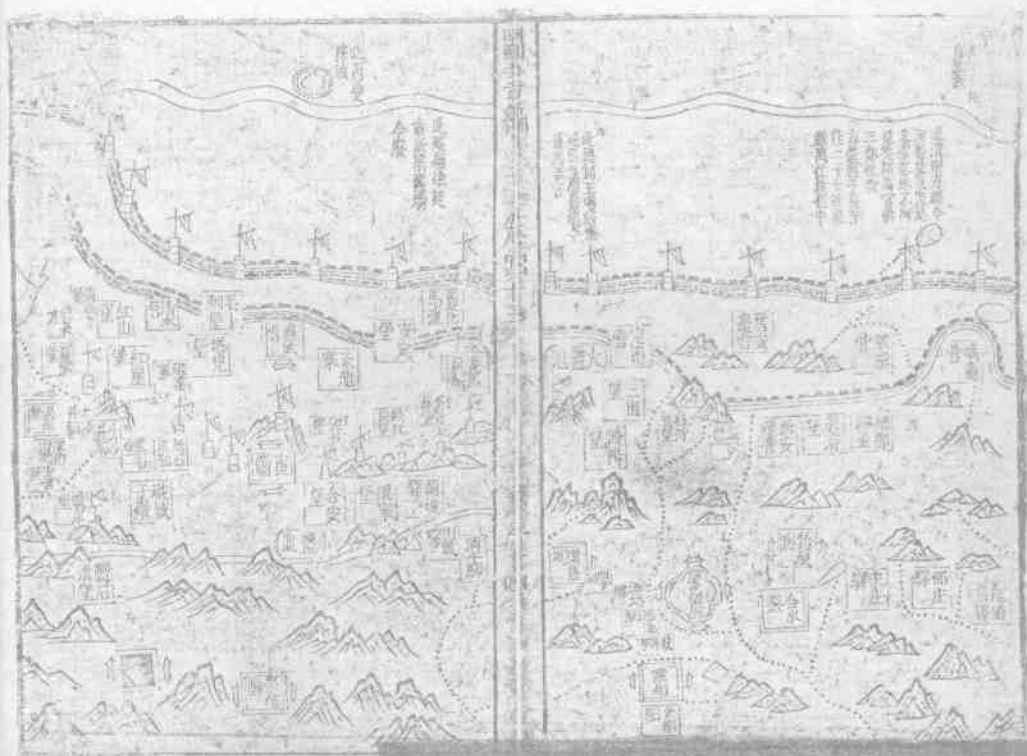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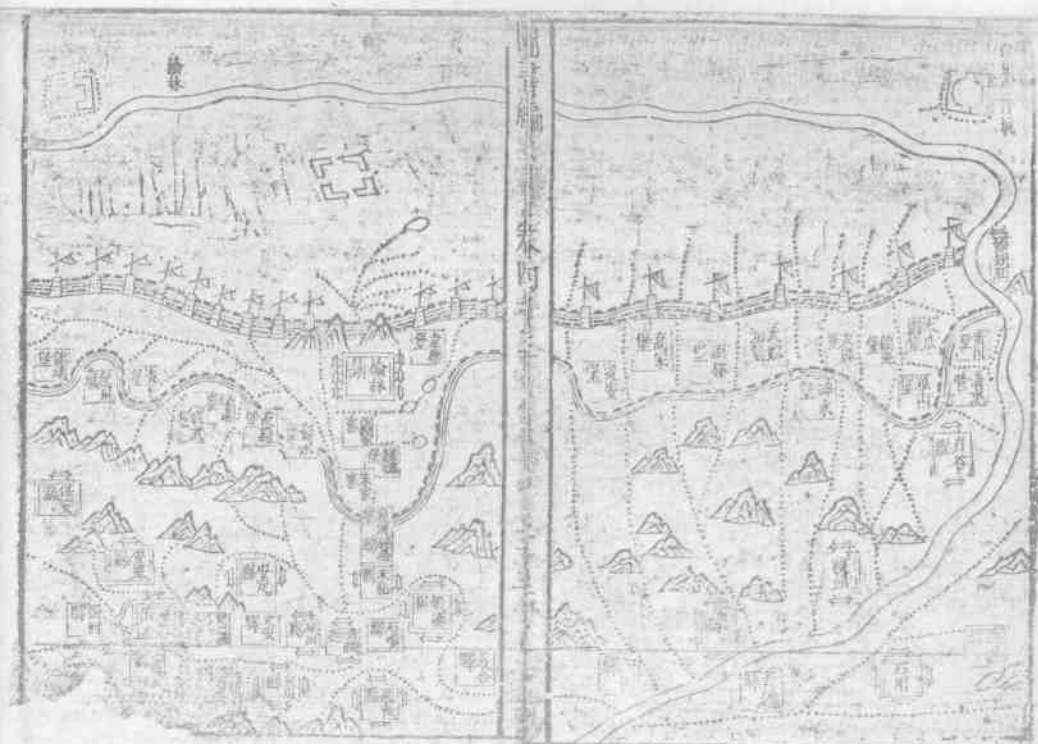
圖書編 卷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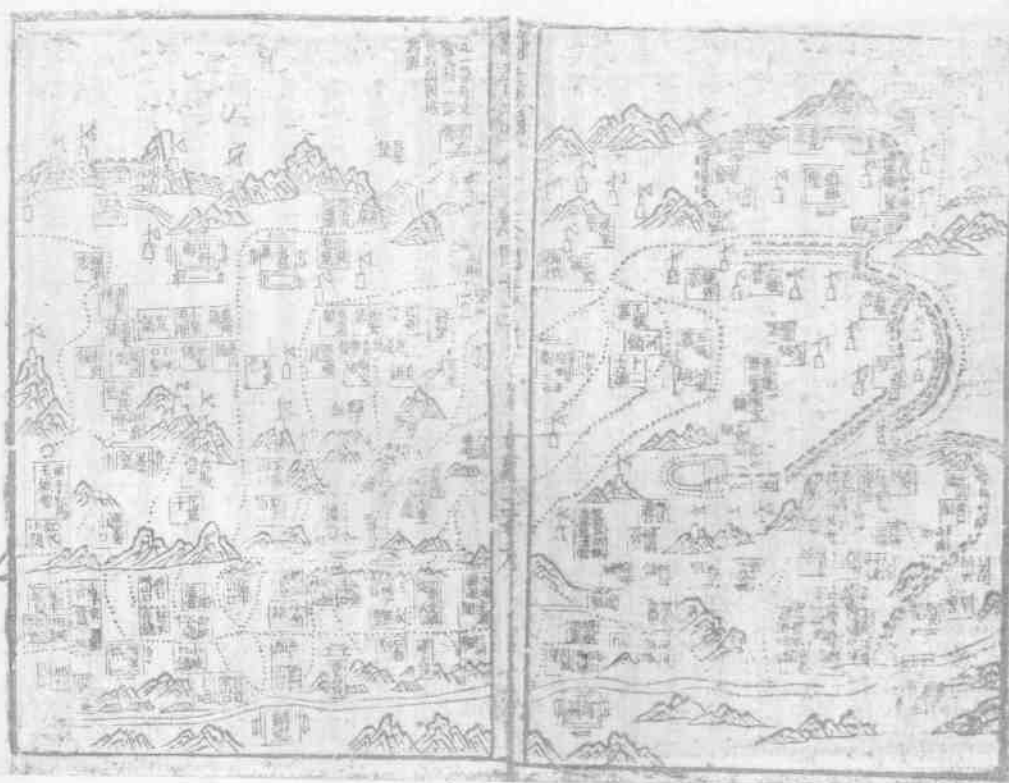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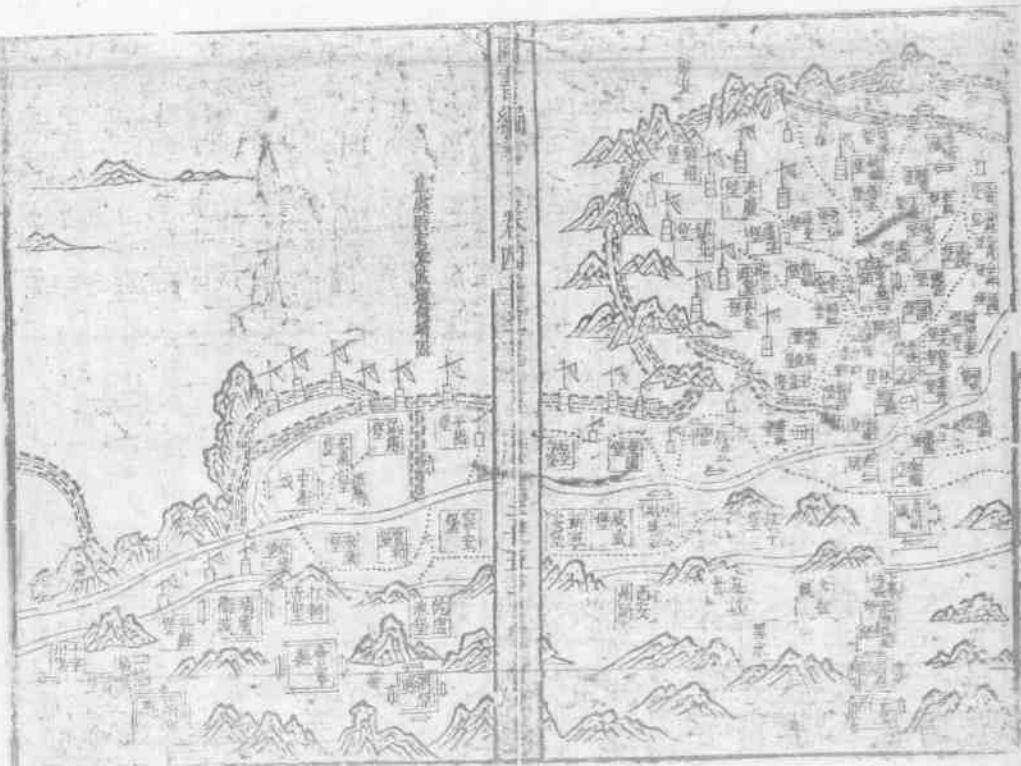
楚自弱之道也蓋南兵暫為技擊之倡可矣還當練土
者為久遠之策築墩臺用壯扼塞之觀可矣還當繕城
堡為清野之計丁壯則困于脩築隱于占後而取數於
荷戈矣糧餉則耗于饋餉苦于折支而難望其宿飽矣
方今順治威嚴虜酋效順外寧內安此一時矣但貢市
利歸酋長而部落尚挾狼心馬價賄賄脂膏已竭金繒
日索豺豕何厭極升聚毒慮有潰決之虞土蠻番寇
有糾合之舉宋時禍患而吳境苦金元胡運盛秦東西
何常之有未雨而懷秦土之謀既濟而謹衣神之戒今
日所宜亟講而吾國為此春秋意也











北虜邊防形勝



圖書編

卷四十三

北虜邊防

形勝



圖書編

卷四十三

北虜邊防

形勝

天下形勢得之者勝失之者敗然有形勢之體有形勢之用何謂體地卑險隘輕重之分是也何謂用人人事規畫緩急之序是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地利者形勢之體人和者形勢之用也夫與地河北重關隴河南重襄鄧又太行為華夷之界陝嶺通秦夏之門所謂形勢也體也而鄴食其謀掩楚則曰塞成阜並飛狐趙涉制制七國則曰走豔田出武關亦所謂形勢也用也由是觀之則古今之形勢可知矣輕重之分緩急之序可按而舉矣是故險阨莫重於西北而都邑所在則尤重經理莫急於邊塞而都邑所蔽則尤急智若為謀不過此而已矣嗟夫江都之禍已兆而高麗之師尚陳漁陽之警既萌而南紹之兵亦並喪古來東南之夷亦惟中國務廣崇修者事之爾乃若周之躐從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夏遼金元則盛控弦以為武志茶毒以為害中國之人奉將養兵閉關修塞竭財力疲奔走以事之強者獲勝弱者則壞壁之懸十鈞以朽索而空計其下文撐藉輓則碎壁立見禍至烈也周人之為謀也伐太原賊朔方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攻驪山覆宗周漢人之為謀也始秦中實塞下後嗣忽之其禍至

于主下戮魚羊食之唐人之爲謀也斥磧北置都護府
後嗣勿之其禍至于掠都邑焚宮闕宋人之爲謀也侮
燕雲城靈武後嗣忽之其禍至于輸歲幣割三鎮而南
渡而亡然則太原朔方周人之形勢也秦中塞下漢人
之形勢也磧北都護唐人之形勢也燕雲靈武宋人之
形勢也本之地利以爲險阨資其險阨以爲戰守是固
所謂體矣而或曰太原朔方或曰秦中塞下或曰磧北
都護或曰燕雲靈武則又以都邑不同境土有異審其
緩急以爲應酬所謂形勢之用也始而謀之強者僥勝
嗣而之弱者削壞必然之理也我朝之都燕也秦

與古不同稍南於周漢而大勝于東漢趙宋矣夫周漢
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入藉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
焉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指燕雲則又無限胡之防
故卒不能爲守我朝都燕雖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
及周漢然據險防胡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
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
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爲最急則大寧之內
徙三衛之盤擾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
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劉無阻隔而遼
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其肅之左臂伸

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而未樂宣德之間紀却
凡良吟之誠欲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其心案
主略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安論之則大寧不
可復而

京後之重垣宜設宜遼不可令而花當梁顏之交播宜防
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
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歸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
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指之籌策又非往事之
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方大寧西關豐勝無難也
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之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

因循不以爲意偷玩既久疊孽乃生虜犯大原則增忻
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馬之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
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大原之寇在力戰于大同偏
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川黃花鎮之備增
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籌輔震近年
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嗟夫自乃在而不顧流失虜既
日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
而併垣

京後亦可也藉薪必繼防川必以宣大爲餌而先垣
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淺深

之間失奉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主無
大失也今宣大之垣役告成而隆永之卒京後以守
大城 京後以奠金湯宣大以戰而為守 京後以守
而為戰宣大遇秋則乘塞餘時有入與之戰
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分為番休以習禁軍之勞逸斯皆
所謂即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北虜形勢總說

聞欲申禦夷之策則必先明虜夷之情情之不得而徒
據其形則吾恐其勢偽形以誤我也而欲執之以定禦
之之術亦何怪乎其備於東而或出於西知其一二而

圖書編

卷四十三

三十一

不知其又有一事也今夫馬之好馳也則勒之而已矣
牛之能觸也則扼之而已矣達其怒以養虎挫其奮以
養瞋執情定術施之禽獸有固然者而況於禦夷強之
屬乎故今之籌虜有曰強者有曰弱者有曰強弱之間
者臣以為皆非其情也夫強則誠強矣而久勝之力運
數十萬之衆庚戌癸亥之間京師震動

世祖側席而其他雲騎突寇及城壞逐殺賊之慘有不勝

論若是者不強而能之手今無到折之憾無內殘之難

亦非有水旱疾疫為之困而宜以愛子之故甘於死

豈有降諸酋入謁幾同編氓迺臣所親觀者故謹言

之始所以舉 朝未亮其心以為有謀而不可許誠以

無故而甘居此其不迫於人情故也夫觀其素而斷之

為強因其降而斷之為弱而兵之實則未有能處於強

弱之間三者俱一隅之論臣故曰皆非其情也何者以

為強則似為不可虜之猛獸然則將任其猖獗而不一

圖之手以為弱者則似為強弩之才勢然彼何所乏而

至於此乎臣獨以為彼挾強之資而有弱之漸即其初

之所以強而推其終之必弱則虜之情可得而我之所

以為備者固不當問其強與弱而皆不可廢也虜之先

代在正德以前者無俟更論自吉囊俺答兄弟以東虜

圖書編

卷四十三

三十二

羈孤遜而崛起無雄於漠北始伊爾根毛刺黃毛西番

回夷諸衆以自飽志欲漸廣力足噬人乃肆其毒於九

邊延寧宣大蹂躪之慘殆無寧歲至三十一年吉囊既

歿俺答獨肆而其患始專於遼東前後幾四十年生聚

齎藉舉人教習土蠻東款 夷西指雖今既老且分而

其部落一呼尚不下三十餘萬此非臣所謂挾強之資

者耶然臣竊料之彼之肆劫也上下馳騁於山谷之間

則馬力得無有弊乏者乎聚不數萬不入不入險月不

歸方其聚也有糧有營且歸也有負有分等豈有因而

不列者乎子之伯曰倭寇此有相似之